

2019 河北文坛回眸(二)

以笔为镐，掘入生活更深处

2019年河北小说扫描

□萧萧

回归途中的眷恋

——评马国福《在尘世的烦恼里开怀》

真正认识与洞悉一位作家，需静心阅读他的作品，且要摒弃对日常生活中的那个人惯常的看法和了解，现实的遮蔽往往会让我们忽略一个人真实的、隐秘的心灵密码。在马国福最新散文集《在尘世的烦恼里开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中，我们看到一个既沉重又轻盈的灵魂在尘世穿梭，顿悟、疼痛、欢乐、羞愧……很多我们共有的情绪在书中奔泻、倾诉。而作者握着一支敏感的笔，试图缓释生活中的漩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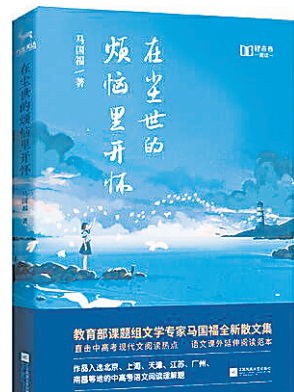
作者以往的作品空灵、绚丽，充满哲思，这些特质依然在这本散文集中出现，让人读来身心愉悦，但又不仅仅限于此，其中多篇文章已褪去表面的浮华，深入现实生活肌理，挖掘出不同寻常的疼痛与温暖。全书共分为七章，五十余篇真情流露的散文；有的写田园风光、自然景物、植物、农作物的鲜活清丽，有的写故乡人情冷暖、旧时山村的特别情调，有的写多年来印入心里的事件和故事，也有的写时代的变迁、山村以及城市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些混杂着光和尘土气息的文字，让我们领略到生活的纷杂真义，也说明作者正自觉深潜，以掘煤的低俯姿态向生活致敬，努力做一位接地气、诉真情的作家。

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和喜爱，似乎是一个情怀纯真的入必有之的情怀。风云雨雪以及蚂蚁、蜗牛和燕子等，在他笔下皆有灵气。他与它们对话，与它们相知相惜，从它们身上学习生活智慧，领悟生命的奥秘。《一窝批判主义的燕子》令人印象深刻。当城市阳台上的燕子窝被邻居调皮捣蛋的小男孩捣毁之后，作者执意告诉其家长，再发生类似事情就告诉老师和学校。家长都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从这憨憨的微小举动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万物生灵的爱不是虚假和矫饰的，不是附庸风雅的宣言，而是怀着无比真诚的心敬爱着，不以卑弱而藐视。

对故乡的牵念和回望，永远是一个游子内心反复吟咏的绝句。作者对于故土的记叙，往往从一事一物中生行铺陈，眷恋而又纠缠的爱与忧愁，弥漫在字里行间。《跟着炊烟回家》《井房兴衰记》两篇，通过对逐渐退出历史的炊烟和井房的叙述与描写，既反映出时代的发展变迁，又从个人情感视角对故乡印记给予了人文关怀，而它们“必将以另一种形式，在我体内升腾、奔涌、衍射出我对它最原始庄重的依恋和怀想”。

有良知的作家，他的目光不能只仰望星空，更应该拿出他的善良、悲悯，温暖那些少见阳光的角落。很显然，作者有这样的底层写作意识，书中收录了诸多关注小人物生活状态的文章，无论是《探路者》中穿梭在城市喧嚣里的盲人，还是《屋顶上那些人》中专修屋顶漏水的师傅，抑或是《在尘世的烦恼里开怀》中在公交车上互相开玩笑的民工，还有《忘不了那无邪的眼神》中追着女作家看背包上小绒熊的男孩，作者都饱含悲悯和关切，一方面浓墨重彩地为他们撑开一片天空，使他们得到文学的映照和尊重；另一方面作者试图用文学的力量来促进他们生存环境的改善。

散文集《在尘世的烦恼里开怀》的主旨是爱和美、眷恋与祈祷，这也是作者不断回归的一个脚印，既见证他的成长、惶惑，又像一簇迎春花等待着春天的怒放。



影掉了，还会再长出一个，似乎无穷无尽。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一次他的身影被惊吓，缩回了体内，从此再也不敢出来了，他成了一个没有身影的人。”

宋峻梁短篇小说《什么都是药》(《当代人》2019年第4期)活灵活现地写了一个乡间医生。李大夫没上过大学，是个土医生，他从城里下放来的大夫那里学了一套治烂疮的秘方，在乡间小有名气。他娶了个俄罗斯女人，生了一群混血孩子，天天闹成一团。小说一路拉拉杂杂描写了他与村里病人之间的琐事，虽然没有完整故事，但在这些叙述中，一个乡村大夫的形象被勾勒得栩栩如生。

吉葡乐最初是位诗人，后来写童话，她的许多童话本身就是儿童诗。她也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福宝的鸡》(《长城》2019年第11期)。故事由卖豆腐的老董寻找儿子福宝从小养大的公鸡引出，生动地刻画了王大厨以及混社会的“火焰头”面对公鸡是吃还是还的内心纠结，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

5 网络文学繁荣发展

河北有一批优秀网络作家，比如何常在、梦入洪荒、随清风去、希行、录事参军、远瞳、纯银耳坠等，其创作囊括现实、历史、科幻、军事等各大门类，呈多样化繁荣发展局面，而现实主义日益成为主导方向。

2019年，我省网络文学作家和作品收获多项全国性荣誉。何常在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新人奖。他的长篇小说《浩荡》荣登“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并与彩虹之门长篇小说《地球纪元》同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协联合推介。入选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华东之雄《大国航空》与知白《长宁帝军》共同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篇目。

何常在《浩荡》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河北大学生何潮南下深圳打拼创业的故事。这些年轻人在一个又一个挫折中不断学习成长，逐步完成逆袭，成就人生精彩。作者视野开阔，想象丰富，既真实还原了改革开放的绚烂历程，又展示了时代弄潮儿勇敢拼搏的精神。

华东之雄《大国航空》写的是试飞员秦风的故事。小说选取独特视角，采用写实手法，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战机的研发过程，反映了航空人爱岗敬业、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

彩虹之门《地球纪元》是一部科幻作品。小说情节精彩，深度描述了未来可能遇到的人造生命、费米悖论、机械危机等灾难，展示了人类不甘毁灭、积极迎接挑战的坚强意志。

知白《长宁帝军》是一部虚构的历史军事题材作品。讲述了宁国孤儿沈冷跟随沈先生习得高超武功，带兵打仗建立功勋的故事。小说语言幽默，故事性较强。

除以上列举的小说外，孙逗《还好，有你在》(《当代人》2019年第6期)、李永生《故里奇谭二》(《当代人》2019年第10期)、朱阅平《草古坝》(《中国铁路文艺》2019年第11期)、李月玲《夜色阑珊》(《当代人》2019年第3期)、王袍《说好的末世呢》等，也都有可圈点之处。

明小品文短情长，极适合如今快节奏生活中的困倦阅读，只需不长的时间就能够读完一篇。读明小品，如饮佳酿，如品美食，唇齿留香，而又回味无穷。明小品雅俗共赏，如璞玉，虽被久藏，一经发掘，加以琢磨，便会绽放夺目光彩。

情与理解。大雾之夜，他开车差点撞上急于回家为父亲奔丧的大学生。两人互相安慰，共同想办法克服困厄，最后安全返回家乡。这是一个发生在寒夜，温暖人心的故事。人们因为善而消除了猜疑，找到了友好相处的方式，找到了克服困厄的力量。

康志刚《麦香，麦香》(《中国作家》2019年第11期)，主人公刘双河虽然一再给大鹏道歉，其实并没有什么行为过错，他的毛病在心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朋友妻动了心。大鹏的妻子死了，刘双河主动为他们照看孩子。他不肯拆穿大鹏过去的婚外情，怕影响大鹏的孩子。刘双河实在是善良得有些过分。可是善良难道不恰是一种救赎的力量吗？

虽然中篇小说《喜相逢》(《中国作家》2019年第10期)，从“我”父亲年轻时讲起，差不多讲了他的一生。父亲讨厌农活，幸运地成为一个吃商品粮的文工团演员。他还做过砖厂、原种厂工人，可惜后来下岗回家。父亲尽管一辈子没成什么大事，但是为人热情仗义，疼爱家人，支持孩子上学，是女儿心中的参天大树。小说写出了人间烟火气，写出了以德报怨、善待待人的家风。

张敦短篇小说《让父亲飞起来》(《当代人》2019年第11期)，仍然一副作者惯有的“冷”腔调。但是，这“冷”腔调里，有亲情、有爱。墩子借了一台车来归故里，结局很惨，父亲被撞。但在被撞之前，父亲还是幸福的。小说外冷内热，可以看出，小人的生活不容易，但是，艰难的生活没有磨灭亲情，也没有毁掉爱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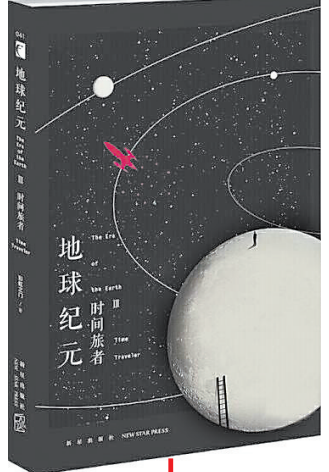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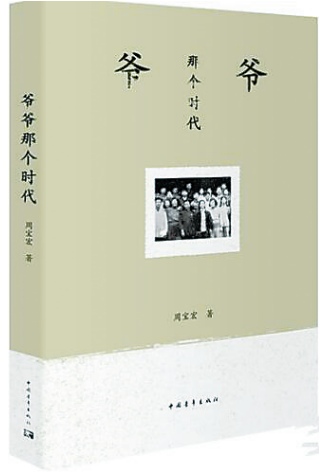
孔令先《两棵树》(《当代人》2019年第3期)讲述了一段情感故事。向景文与史美心曾经自以为可以游走于情感的边缘，寻取心灵的慰藉。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失控与败露的危险，便退回安全的地方。作者对这两个人物抱以同情，但并不缺乏针砭。“客观地说，人许多时候具有双重性。一个勤勉慈悲，一个则是相反的特征。”她还是希望，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欲，努力做一个心地光明的人。

张变芳短篇小说《古城墙·酸枣树》(《长城》2019年第2期)讲了一个看似很传统的故事。王应亮因为妻子朱丽亚红杏出墙而离婚。后来当他和再婚的妻子得知朱丽亚得了癌症无人照看时，两人以德报怨，一起去医院照顾朱丽亚。这样的故事发生的几率比较少，甚至可以说充满悖论，可是它难道不也是值得珍视的吗？

4 诗人跨界创作小说

2019年，大解等几位诗人不约而同跨界写起了小说。他们充分发挥作为诗人的特长，把小说写得诗意丰饶。

大解2019年在小说领域创作颇丰，《人民文学》(2019年第6期)、《十月》(2019年第5期)、《作品》(2019年第9期)等陆续发了不少。大解的小说上接《山海经》气脉，想象奇诡洒脱，令人拍手称绝。比如描写刀客的段落，“起初，刀客的刀法非常稚嫩，连一个小旋风都无法劈开，更不用说砍伤一条河流。后来他拜过一个师傅，教他影子刀法。说白了就是拿自己的身影开刀，练习刀法。练到成熟，一刀就能劈掉自己的身影。身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11期)讲述的是一个男孩成长过程中遭遇的错位人生。阮平参加高考期间，父亲意外去世。这件事改变了阮平的生活轨迹，也给他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他无法与人正常交往，常常做噩梦，有时会产生幻觉。胡学文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把阮平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如梦似幻。或许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阮平最终能够找到通往内心安宁的道路。

夜子中篇小说《在风中》(《小说月报》2019年第9期)讲述的是与生活和解的故事。主人公闵佳与丈夫陆庆之间感情隔阂越来越大，婚姻走向崩溃边缘。好在二人及时冷静下来，说出了各自隐藏的秘密，误会随之消除，两人重归于好，携手向前。

清寒短篇小说《倾斜》(《长城》2019年第3期)，主人公罗萝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父母之间持续不断的冷战，导致她无聊、厌学。居民区里罗萝并非个例，佳木本来是个学霸，偶然间摔断了腿，发现了逃学的乐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儿童时期爱的缺失会影响孩子终生，成年人应引以为戒，肩负起责任，给孩子们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孟昭旺短篇小说《少年吟》(《长城》2019年第6期)，继续了他的少年系列写作。“透过少年的双眸看去，现在世界的法则中，那些世俗的、理性的、非此即彼的道德价值判断被过滤掉，留下的是一个纯粹个体对于生活、对于他人、对于美的直观感受。”或许孟昭旺正是要用少年特有的视角表达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渴望，同时提醒读者在不可避免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要学会珍惜单纯、美好的情感。

闵芝萍创作的短篇小说《月亮照中天》(《小说选刊》2019年第5期)，勾连古代志怪小说的余韵，写了一个女河神，典雅、温婉，虚实之间，是青年人的红烛昏罗帐。“冯夷真的天天来等人，汪令几乎要相信了。”汪令不知道，冯夷等的其实是自己。她不是等汪令与自己有一段风流故事，是等他能够放弃轻浮的生活，能够懂得珍惜感情。

贾若萱《所有故事的结局》(《人民文学》2019年第11期)写了两个女大学生的故事。“我”和惠子是医学院同学，都厌倦医药学，喜欢写小说。两个人互相欣赏又彼此竞争。“我”在图书馆结识了男孩秦乐，后来却成了惠子的男友。作家飞鸟约“我”去野餐，两人却发生了关系。两个女孩，对世界充满好奇，也充满疑惑。“我”构思的一篇小说因为找到满意的结局可以宣告结束，而两个女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闫岩短篇小说《喜马拉雅山上的明珠》(《当代人》2019年第3期)主人公是李明珠。李明珠是一位班花，婚后却遭受丈夫张大力无休无止的辱骂，她满心绝望跳楼而死。这篇作品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男人应该怎样尊重女性。

3 在庸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

文学最可贵之处在于书写真实，泛恶与伪善一样虚假，都需要警惕。刘荣书、康志刚等作家坚持人文立场，在庸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映照、温暖夜行的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小说是“善”叙事的回归，是责任的再造。

刘荣书短篇小说《雾夜坦途》(《人民文学》2019年第11期)讲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他带着患病的老父亲跑出租，多数乘客抱以同

情。翻开明代文学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文人既能写出《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这样洋洋洒洒的传世经典，又能写篇幅短小、旨永神遥的小品文，诸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与对经典名著的众口称誉不同，人们对明小品的态度却复杂许多。清人对明小品多极尽揆贬，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等人却极力推崇。是耶？非耶？明小品就像蒙着盖头的新娘，让人看不到庐山真面目，聚讼不决。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明小品呢？吴承学所著的《旨永神遥明小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可以说是指点迷津的一部书。书中，作者并没有着力赏析明代小品文，而是从源流入手，指出明小品与佛经、《世说新语》和宋代的散文说书、幅短而神速，墨希而旨永。吴承学总结为：旨永神遥，是为书名的由来。他读明小品的感受是：“如与朋友围炉对谈，推诚相与，相视莫逆”。

明小品因作者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风貌。如果只看吴承学对各家的评价，十足具有明小品的精髓。“悲怆颓放徐青藤”“豪气凌人李卓吾”“澄怀涤虑屠长卿”……对于作家的四字点评到位而传神，单从每

小品的形式短小，体裁自由，风格多样，情韵动人。晚明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优秀的散文小品作家王思任把明小品比喻为“兰苕翡翠”。明人看自己时代的小品，有一句精辟的说辞：幅短而神速，墨希而旨永。吴承学总结为：旨永神遥，是为书名的由来。他读明小品的感受是：“如与朋友围炉对谈，推诚相与，相视莫逆”。

明小品因作者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风貌。如果只看吴承学对各家的评价，十足具有明小品的精髓。“悲怆颓放徐青藤”“豪气凌人李卓吾”“澄怀涤虑屠长卿”……对于作家的四字点评到位而传神，单从每

——评吴承学《旨永神遥明小品》

节的标题即可以想见各家的特点。至于内容，吴承学既道出其妙处，即小品文在传统古文“文以载道”的轨辙之外另立一宗，以悠然自得的笔调，以漫话和絮语的形式体味人生；也揭示出其弊端，即它在思想内蕴和历史深度方面难以望传统古文项背。如，书中指出钟惺的游记有文笔简洁、内涵丰富的优点，又点明其在语言形式上追求奇险涩口之不足。

很多人都读过《幽梦影》《菜根谭》，可是这些还不是明小品的全部。屠隆《娑罗馆清言》是清言体的小品，高濂《遵生八笺》是养生专著，冯梦龙《笑府》是笑话集。这些都

归属于明小品的范畴。甚至药方也可作为小品来加以欣赏，如明人龚廷贤在《鲁府禁方》中有一篇文章叫《医有百药》，文中说：“思无邪僻是一药，行宽心和是一药，动静有礼是一药……”这里的药方全然不是真正的中药，明人借此抒胸臆，可见明小品不拘一格如此，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明小品文短情长，极适合如今快节奏生活中的困倦阅读，只需不长的时间就能够读完一篇。读明小品，如饮佳酿，如品美食，唇齿留香，而又回味无穷。明小品雅俗共赏，如璞玉，虽被久藏，一经发掘，加以琢磨，便会绽放夺目光彩。

尽述晚明小品文的复杂面貌

□曹广辉

翻开明代文学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文人既能写出《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这样洋洋洒洒的传世经典，又能写篇幅短小、旨永神遥的小品文，诸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与对经典名著的众口称誉不同，人们对明小品的态度却复杂许多。清人对明小品多极尽揆贬，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等人却极力推崇。是耶？非耶？明小品就像蒙着盖头的新娘，让人看不到庐山真面目，聚讼不决。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明小品呢？吴承学所著的《旨永神遥明小品》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可以说是指点迷津的一部书。书中，作者并没有着力赏析明代小品文，而是从源流入手，指出明小品与佛经、《世说新语》和宋代的散文说书、幅短而神速，墨希而旨永。吴承学总结为：旨永神遥，是为书名的由来。他读明小品的感受是：“如与朋友围炉对谈，推诚相与，相视莫逆”。

明小品因作者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风貌。如果只看吴承学对各家的评价，十足具有明小品的精髓。“悲怆颓放徐青藤”“豪气凌人李卓吾”“澄怀涤虑屠长卿”……对于作家的四字点评到位而传神，单从每